

柳宗元永州八記



論
注
評
析
校
集

上海印書館

柳宗元永州八記

析 論
校 注
集 評

何 沛 雄 編 著

上 海 印 書 館 印 行

柳宗元永州八記

何沛雄編著

*

上海印書館出版

香港德輔道中租庇利街17—19號

順聯大廈二樓

偉明印務公司印刷

香港謝斐道 401 號

*

1974年12月版

目 錄

一 叙例	9
二 永州八記析論	
(1) 永州八記的名稱	17
(2) 永州八記的內容特點	20
(3) 永州八記的寫作技巧	27
三 永州八記校注	
(1) 始得西山宴游記	33
(2) 鉅鉤潭記	36
(3) 鉅鉤潭西小丘記	38
(4)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41
(5) 袁家渴記	43
(6) 石渠記	46
(7) 石澗記	47
(8) 小石城山記	49
四 永州八記集評	
總 評	51
(1) 評始得西山宴游記	56
(2) 評鉅鉤潭記	58
(3) 評鉅鉤潭西小丘記	60
(4) 評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64
(5) 評袁家渴記	67

(6)	評石渠記	69
(7)	評石澗記	70
(8)	評小石城山記	72

五 附錄

(1)	游黃溪記校注、集評	75
(2)	柳宗元山水遊記和追求閒適	83

柳宗元永州八記

析 論
校 注
集 評

何 沛 雄 編 著

上 海 印 書 館 印 行

柳宗元永州八記

何沛雄編著

*

上海印書館出版

香港德輔道中租庇利街17—19號

順聯大廈二樓

偉明印務公司印刷

香港謝斐道 401 號

*

1974年12月版



柳宗元像

據晚笑堂畫傳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水之

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

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

十數夜郎最大此下凡用漢書此邵太史曰子

徙作都冉駝最大公文勢本此邵太史曰子

厚此記云永最善然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問則出游復多恐何言之

也

不同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

○浯音吾水名浯溪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爲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求最善

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

十數夜郎最大邛都最大徙笮都冉駹最大

公文勢本此邛太史曰子厚此記云永最善

然別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環求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浯音吾水名浯溪在湘水南北匯於湘元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記山水十一首

游黃溪記

作之年月具於記漢書王莽傳自謂黃虞之後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

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於秩宗以為宗室記所言黃神王姓蓋取諸此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

浯音吾水名

目 錄

一 叙例	9
二 永州八記析論	
(1) 永州八記的名稱	17
(2) 永州八記的內容特點	20
(3) 永州八記的寫作技巧	27
三 永州八記校注	
(1) 始得西山宴游記	33
(2) 鉅鉤潭記	36
(3) 鉅鉤潭西小丘記	38
(4)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41
(5) 袁家渴記	43
(6) 石渠記	46
(7) 石澗記	47
(8) 小石城山記	49
四 永州八記集評	
總 評	51
(1) 評始得西山宴游記	56
(2) 評鉅鉤潭記	58
(3) 評鉅鉤潭西小丘記	60
(4) 評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64
(5) 評袁家渴記	67

(6)	評石渠記	69
(7)	評石澗記	70
(8)	評小石城山記	72

五 附錄

(1)	游黃溪記校注、集評	75
(2)	柳宗元山水遊記和追求閒適	83

敘 例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享譽今古。他以優美的寫作技巧，深入生動的筆調，刻劃出美麗而被人遺忘的山水形象，創出了淡泊峻潔、寄興曠遠的獨特文風。他能夠洞察客觀景物的本質，抓緊山水形象的特徵，用匠心獨運的精巧言語來表達它們；因此，柳宗元筆下的不同山水，就有不同的形貌和風神。

「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中的最佳作品，因為他寓居永州的時候（895—815），「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柳子厚墓誌銘），又得山水之助，感發而成峭潔精奇的文字。宋汪藻說：「零陵（永州）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零陵時所作。」（浮溪集卷十九永州柳先生祠堂記）確是的論。大家都稱贊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但從來沒有一本討論「永州八記」的專書，我不昧淺陋，一方面採摭前人的解說、評論，一方面加上自己的意見、分析，編寫成這本小冊子，內分「析論」、「校注」、「集評」、「附錄」四部分，希望拋磚引玉而已。

本書的「析論」部分，是討論「永州八記」的名稱、內容和寫作技巧。「永州八記」一名，早已膾炙人

口，但不知始於何時。最奇怪的，是柳宗元在永州所寫的山水遊記（與亭池記不同），共有九篇（柳河東集卷二十九由游黃溪記至小石城山記），但世人祇說「八記」而沒有「九記」一名，這是令人疑惑的。我根據各篇的寫作年月、所描述的地方位置來分析，試解說「永州八記」一名的成因。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游黃溪記題下舊注說：「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爲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根據原文的記載和各家年譜的考證，游黃溪記作於元和八年（813），始得西山宴游記、鉅鰕潭記、鉅鰕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篇，作於元和四年（809），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四篇，作於元和七年（812）。可知舊注所說「皆次第而作」是錯誤的，而柳河東集的篇目次第，也犯了顛倒先後的毛病。現在坊間一切柳宗元文集，都沿襲前人的錯誤，這是應該糾正的。

歷代品評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人，大都喜用抽象的辭語來顯示它們的優點，例如說：「峻潔精奇」（宋黃震），「豐縟精絕」（明王鏊），「幽邃夷曠」（明茅坤）；大抵偏於風格方面的批評。近世論者，則多從內容方面去分析，例如黃雲眉的柳宗元文學的評價，日人清水茂的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劉大杰的柳宗

元及其散文，都認為柳宗元寄情於山水，寓意於遊記，曲折地表現他對當世的不滿和批評。本書的「析論」部分，則同時討論「永州八記」的內容特點和它的寫作技巧。在內容方面，我採納了前賢的一些見解，也加上自己的意見；在寫作技巧方面，我撇開抽象的評論，而就文論文，試從不同角度來分析。

柳宗元文集，最爲世人所稱道的，是宋廖瑩中的世綵堂本（現有一九二八年上海蟬隱廬影印南海潘氏藏宋世綵堂本），其次是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的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明濟美堂刊本的河東先生集、四部備要據明蔣之翹三徑草堂刊本而排印的柳河東集輯注、四庫善本叢書初編據文淵閣本影印的柳河東集（又名詒訓柳先生文集）。通俗的影印本、排印本很多，不用贅述。本書的「永州八記」，正文以世綵堂本爲底本，校注則盡量參攷各家解說。凡異文校字，皆用引號，如：「立」，音辯本、四庫全書本皆作「出」（始得西山宴游記），以示有別於一般注釋。徐善同的柳宗元永州遊記校評（台北長春山房版，不著出版日期），有「柳宗元永州游記異文辨」一章，頗有參攷價值，可惜作者僅依據四部備要本（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的舊注校文來討論，加上一些按語，間亦引用文苑英華、唐文粹、全唐文作比較，其他版本，尤其是世綵堂本、四庫全書本，

沒有引用，實是美中不足。前賢的校讎，多僅標出異文，不加斷言，蓋仁智異見，難有定論。因此，本書的校文，承着前賢的例子，除了確知正誤者外，一律僅記異文及其所見的版本，不敢妄加論斷。取捨問題，好讓讀者自己決定。

注釋方面，各本的舊注，今天看來，似嫌不足，例如「八記」裏的西山、鈞澗、小丘、小石潭、袁家渴、朝陽巖、南館、百家澗、石澗、石渠、小石城山等的位置，都沒有交待清楚，甚至根本沒有說明。記文裏又有不少艱辭難句，例如「惴慄」、「攢蹙」（始得西山宴遊記）、「顛委」（鈞澗記）、「湍浚」（鈞澗西小丘記）、「蒙絡搖綴」、「怡然」、「俶爾」（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掩苒」、「搖颺」（袁家渴記）、「美箭」、「既醺而盈」（石渠記）等，都沒有解釋；坊間的選注本，如曾國藩選本音注柳子厚文（中華書局版）、胡懷琛編撰的選注柳宗元文（商務印書館版）等，校字固少，注解也很簡畧。近人高步瀛編注的唐宋文舉要（中華書局重刊排印本），收有「永州八記」，注釋十分詳盡，其中更加入不少新材料，補充舊注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但該書究竟是一部舊選注本，注釋詳博而不免繁蕪枝蔓，例如鈞澗記的「鈞澗」一辭，編者引用潘仲賢的解說、西溪叢話、玉篇、正字通、騷